

张爱玲与苏青



AN HUI WEN YI CHU BAN SH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与苏青

静思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 HUI WEN YI CHU BAN SHE



(皖)新登字(04)号

张爱玲与苏青

静思编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省化工研究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00,000

版次：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41-X/I·1142

定价：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次

1	女作家聚谈会	
19	《传奇》集评茶会记	
33	纳凉会记	
44	论苏青与张爱玲	谭正璧
52	苏青与张爱玲对谈录	
67	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子静
70	记张爱玲	汪宏声
78	民国女子——张爱玲记	胡兰成
104	张爱玲小说述评	夏志清
129	遥寄张爱玲	柯灵
140	评张爱玲	胡兰成
156	张爱玲与左派	胡览乘
162	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
180	南来随笔	沈启无
185	写在《紫罗兰》前头	周瘦鹃

- | | | |
|-----|----------|-------|
| 189 | 关于我——代序 | 苏 青 |
| 201 | 我看苏青 | 张爱玲 ✓ |
| 218 | 谈谈苏青 | 胡兰成 |
| 223 | 记苏青 | 实 斋 |
| 231 | 一个女作家的沉浮 | 蔚 明 ↵ |

附录

- | | | |
|-----|-------------|-----|
| 243 | 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聚谈 | |
| 247 | 张爱玲译作五篇 | |
| | 浪子与善女人 | 炎 樱 |
| | 毛毛雨的春天 | 炎 樱 |
| | 一封信 | 炎 樱 |
| | 无花果 | 炎 樱 |
| | 女装·女色 | 炎 樱 |
| 269 | 记炎樱 | 路易士 |

女作家聚谈会

主办者：《新中国报社》

日期：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

地点：上海·《新中国报社》社宅

出席者：（以姓氏笔划多寡为序）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

本社：鲁风、吴江枫

鲁风：近来文艺作品在出版界最为蓬勃，尤可注意的是女作家非常多，作品的水准也很高，这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来说，实在是可喜的现象。半年来本社连续举行过好几次座谈，例如出版界的、漫画界的、戏剧界的，参加的人都是当前上海的文化工作者，最近鉴于现在女作家的作品在各刊物发表的很多，我们觉得如果邀请几位女作家来作一次聚谈，对于文艺创作问题，听取一点女作家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有这一次聚谈会的举行。

吴江枫：这一次聚谈会因为邀约的时间太匆促，所以参加的

人并不多，不过以今天参加的女作家来说，有写散文的，有写小说的，有写诗的，也有从事翻译的，像张爱玲女士最近还编了一个剧本，因此写各种作品的女作家都参加了，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鲁 风：谭正璧先生不是女作家，可是谭先生是《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作者，今天谈的是女性文学，所以特别请他来参加，给我们一点意见。

吴江枫：聚谈会是不拘什么形式的，我们可以随便找到一个话题来开始。

鲁 风：我们将以新闻记者的立场来听取各位的高见。

座谈会开始了，在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院子里的树已茁生着嫩芽，四周是静悄悄的，参加的人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喝着茶，剥瓜子、花生……

第一个作品的来历

吴江枫：说到女作家，便记起了冰心，我记得最初对新文艺感到兴趣的，是在初中的国文教本上读到冰心的作品，如《超人》、《去国》之类，后来又读了她不少集子，如《超人》、《寄小读者》、《繁星》、《春水》等等。

苏 青：说起冰心，我从前读她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相，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时常卖弄她的女性美，所以后来就没有兴致再读她

的作品了，真是说也可笑！

大 众：（齐声地）哈，哈！

鲁 风：当代女作家写诗的很少吧？

关 露：有白薇，她现在桂林，很可怜，贫病交加。

鲁 风：请问关女士开始文学生涯的经过是怎样的？

关 露：（想了一下）开始是写诗的，我的第一首诗是刊在沈起予编的《光明半月刊》上的。

吴江枫：我最初读到苏青女士的作品是《古今》上的《谈离婚》，觉得非常入情入理，后来从周黎庵先生的口中，才知道就是苏女士写的。

苏 青：这一篇本来是写给《宇宙风》的，后来《宇宙风》停刊，这篇稿子就取了回来，原想不发表了，后来因为卖稿为生，于是又拿出来，在《古今》上发表。

吴江枫：张爱玲女士是半年来上海女作家中作品产量最丰富的一位，不知张女士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哪里的？

张爱玲：第一次的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实录，登在一九三八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登在《西风》上。

鲁 风：张女士的作品，有丰富的想像，我们总以为作者是上了年纪的人，哪里知道这样年轻。

鲁 风：再请苏青女士说一说怎样开始写作？

苏 青：那时我因为养了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人都不喜欢，时时予以难堪，我便不大和她们谈话，闲下来躲在房里抱抱孩子，孩子睡着了，便看些书。我看书因为是消遣性质，所以只看小说戏剧之类，杂志则家中订的只有《论语》及《人间世》两种，我对于前者尤其爱

好。有一天我忽然技痒起来，写了一篇《产女》投稿到《论语》去，很快的就被录用了，不过题目已由编者改为《生男与育女》，这是我正式写文章的开始。那篇文章登在第六十四期《论语》上，是民国廿四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实得稿费五元正。

吴江枫：潘柳黛女士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

潘柳黛：提到自己的写文章，那可说是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居然会靠卖文为生。一想到我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我就觉得可笑，因为我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发表在什么定期刊物上，而是一个小型报纸的征文，好像是《新北京报》，我写了一篇短短五六百字的小小说，应征“中秋”征文，中选以后领到了五毛钱稿费，这话是八九年以前了，我只有十六七岁，但第一篇作品发表与我第二篇作品发表的中间却隔了有二三年。第一篇作品以后虽然也写了几篇东西，但都写得很坏，连自己也不能满意，所以就不敢拿出去发表了。

鲁 风：汪丽玲女士的文章，最近在各刊上发表的很多，不知哪一篇是最初的？

汪丽玲：我的文章登在各刊物上，以翻译居多，至于创作，那是刊在《大众》三月号的《变》。

女作家论女作家

鲁 风：我来替蓝业珍女士介绍一下。蓝女士不但爱好文学，她的生平便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如果有人写出

来，必然是一部巨著。

蓝业珍：我想作家是以笔来创造世界的，我则以生活来创造世界。

鲁 风：蓝女士欢喜读哪一位的作品？

蓝业珍：我的读书是零零碎碎的，我书架上的书收藏得很多，可是总是随便取来看，不大有终卷的，我觉得一部书能够全部都好，这例子不多。最近我很爱读李清照的词。

吴江枫：请吴婴之女士以一个女读者的资格来批评一下目前女作家的作品，如何？

吴婴之：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我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是这样的：情绪好的时候不想读，情绪不好的时候才读。（隔了半晌）我爱读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鲁 风：苏青女士读哪一位女作家的作品？

苏 青：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吴婴之：请张小姐发表点意见！

张爱玲：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
（大家微笑）

鲁 风：但从文章来看，张小姐是非常敏感的。

吴江枫：现在想请问在座各位，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以及现代的女作家，你们欢喜谁的作品？（大众沉默一会）

关 露：在古代女作家中，我喜欢朱淑贞和李清照，我觉得她们的词句缠绵动人，而且写得很大胆，能说别个女人不敢说的话。现代女作家则喜欢丁玲，她的作品大胆而有热情。由于她的生活经验宽广，她的题材是现实的，而且能向广而深的方面去发展。

汪丽玲：我最喜欢李清照的词，提起李清照，我就想到李后主，他们不独在作品方面同为中国词的盟主，就是他们的一生遭遇也很有些相像的地方。起先，他们过的生活太美满了，所以表现于词的也就显得香艳缠绵。后来，一个亡国，一个丧偶，晚景凄凉，于是他们的词也就变得沉痛哀怨、凄恻欲绝。那首《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脱尽做作之气，婉转自如，可以说是李清照的代表作。

我从小就喜欢读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当我读到“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栏边人立处，上自苍穹，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了开来……”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飘飘然的似乎已经到了海边。稍长，我又爱上了丁玲女士的作品，但我并没有忘记冰心女士的自然活泼和清新流利。

潘柳黛：我非常喜欢李清照和朱淑贞的作品，虽然她们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但是李清照作品的清丽、朱淑贞作品的缠绵，就是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她们都有着超人的想像，尤其在那样的封建时代里，女人根本没有地位，而她们却能挣扎着在文学的领域里占有一席，而这一席的占有，也完全是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换来的，实在，像她们那样的成功的作品，就是在当时男性作家群里，也该是不可多得的吧！谈

到现代的女作家，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冰心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她作品的内容跟我的生活接近的原故，甚至于使我常常盼着我家的金鱼缸里也开一朵并蒂莲，之后我入了中学，冰心的作品对我就没有力量了。我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所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正是我要追求的。

鲁 风：我们再听一听张爱玲女士的意见！

张爱玲：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人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对于外国女作家的意见

吴江枫：对于外国女作家喜读哪一位？

张爱玲：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 Stella Benson。

汪丽玲：我爱读 Daphne Du Maurier 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她那本 Rebecca，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亲眼看见了这位生着不治的癌症的多情的绝世佳人 Rebecca，自知不能再在这烦恼的人世间活得太久了，撒了“我有孕了，可是肚子里的孩子不

是你的，但是你得承认这个孩子是你的继承人”这样一个谎去激怒她妒忌的丈夫，让他来谋杀她。那时候我除了深深地赞美作者文笔的曲折和故事的新奇之外，心头总是荡漾着一阵莫名的惆怅。但是当我第二次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妒忌的丈夫因为谋杀了他的妻子，心境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虽然有着无数的财产、成群的奴仆，住着富丽堂皇的巨厦，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并且还有了一位如花的美眷，可是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快乐和幸福。然而当这件谋杀案被发觉的时候，医生证明了死者是一个患着癌症的病人，而不是一个孕妇以后，他虽然不能再在这皇宫似的巨厦里住下去了，他虽然得离开他那又舒适又平静的家乡去过流浪的生活了，固然难免有些留恋和怅惘，但是他却重新获得了他的快乐和幸福。我这才找出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精神是重于物质的。”我也爱读 Jane Austin 的作品，她那本《傲慢与偏见》，刻划着五个姊妹的个性是多么的深刻而生动啊！此外我还爱读一位中国人最熟悉的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她的《大地》，描写中国农村情形，虽然不完全确切，但是笔法的细腻精致，当代的女作家里我敢说是无出其右的了。

关 露：对于外国女作家我最喜欢法国的乔治桑。她的作品里充满了浪漫的才情和天才的表现。其次我喜欢苏联的塞甫琳娜，她是一个最能表现母性爱的作者。

潘柳黛：我因为对外文没有什么修养，所以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但是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和邓肯的自传，

对于她们著作的魄力，是非常佩服的。

取材范围问题

鲁 风：有人说，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在座各位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

吴江枫：先请苏青女士说吧！

苏 青：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较狭，因此取材也多不能广泛，因为作者总是爱拣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

张爱玲：的确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泉源。

关 露：我以为题材的狭隘与宽广是以作者的生活来决定的，不能以男与女来划分。林语堂作品的题材并不比丁玲的宽广，都德作品的题材也并不比乔治桑的宽广，李后主的作品题材也不比朱淑贞和李清照的宽广。因此我对于这个说法是不赞同的。

潘柳黛：这是个人的见解不同，我自己承认我对于写作态度相当忠实，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因此我仿佛没有这种感觉。那末我对于这种说法，当然无法承认了。

汪丽玲：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作品的题材往往是由于作家本身的生活经验来决定的，在这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女性的生活路线自然的比较狭隘，她所看到的只是社会层的某一方面，因之表现于作品中的题材也就比

较狭隘了。不过文艺既然是反映社会表现人生的，我们正不必因女性作品的题材狭隘而加以诟病，要知道研究的范围愈狭隘，愈能得到精深的成果，相反地，范围广阔的研究，结果常常会近乎浅薄浮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男性作家的作品都是浅而浮的，但如果是描写母爱的伟大和被压迫女性的苦闷这一类的文字时，在一个女性作家的笔下，总比男性作家来得深刻细腻。

吴江枫：我们现在要听一听谭正璧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一定值得我们注意。

谭正璧：关于题材，和作家的生活经验有关，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子即使已挣得平等的名义，实际上离开平等还是南辕北辙，无论在家庭方面、教育方面、职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即以此各方所受之不平待遇，发为文章，已抒写不尽。写爱写闷，仅为供人消遣之用，与吟风弄月无殊。记得《天地》初创刊时，苏女士曾云已约多位女作家各写其职业生活，后来果然登过几篇。我以为这种题材，大可用得。虽作者对文字技巧或无暇讲求，然言之亲切深刻，往往亦能瑜掩其瑕。比之文艺腔过甚之谈爱文章，自胜万倍。对此问题，因本人对创作既非专门，亦少经验，不敢多说；即所说亦不过抒吾之直感而已。

鲁 风：男性作家的作品与女性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与技巧上有什么显著不同的地方？我们能不能这么问？

张爱玲：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

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关 露：说到不同点，那很难说，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点，那就只好以他们的生活来决定——这样说来，那该不是女作家与男作家之间的不同，而是每一个——不论男女——作者之间的不同。

汪丽玲：男性作品以大刀阔斧为特色，女性作品则比较精巧，但这种不同是由于男女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

怎样写？

吴江枫：请问各位写作取材的方法怎样？

苏 青：我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

潘柳黛：我是很没出息的，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至于纯粹幻想的，那是三四年前的取材方法了。

汪丽玲：我认为作品是要反映现实的，因之我总在我所知道和所经历的中间去找取题材，于是我的题材便狭隘得太可怜了，除了学校，除了家，我简直就一无所知。我写一个人常常在我的想像中找出许多跟这个人类似的典型人物，然后再凑合起来写，所以在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也许都是真的，然而跟真的故事和真的人物却多少有些变质了。

鲁 风：张爱玲女士写的故事都很动人，不知如何取材？

张爱玲：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吴江枫：有人说：张女士熟读《红楼梦》，所以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不知是不是？

张爱玲：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

鲁 风：苏青女士在《风雨谈》上连载的《结婚十年》是不是自传？

苏 青：《结婚十年》是自传体的小说，取材都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上而来，但也有许多虚构的故事。

吴江枫：我们却只当它是“小说体的自传”！

苏 青：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困难的地方，便是她所写的东西，容易给人们猜想到她自己身上去。关于这点，当然对于男作家也如此，只不过女作家常更加脸嫩，更加不敢放大胆量来描述便是了。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譬如，我想写一篇小说，说一个女人打胎的故事，给《杂志》发表，可是人家劝我不要发表，为了怕人家说是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女人写文章，还有这许多困难。

鲁 风：关露女士是怎样写起诗来的？

关 露：我从小爱好诗歌，八岁开始念唐诗，中央大学可以